

家有仙师 太妖娆

JIA YOU XIANSHI
TAI YAORAO

漓云 著



三生三世桃花醉，
十里红妆倾城开！

八面的仙界司战神君，
润很淡定，
过的一句狠话便是：
觊为师的弦儿，
会对他客气。

父，觊觎我的……
您老人家吗？
不敢再妖娆一点？

师父你有的是
无良腹黑计，
徒儿练就的是
铜皮铁骨厚颜功。

是谁改了谁的红尘，
谁断了谁的念想？
你不惜毁了自己的仙尘，
就是为了向我证明——
我有多么眷恋你。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家有仙师
JIA YOU XIANSHI
TAI YAORAO
太妖娆
漓云 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家有仙师太妖娆 / 漓云著. - 合肥: 安徽文艺出版社,
2014.1

(爱小说系列)

ISBN 978-7-5396-4757-9

I. ①家… II. ①漓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56818 号

出 版 人: 朱寒冬

选题策划: 陈启辉

责任编辑: 姜婧婧

装帧设计: 张 敏 闻 艺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 址: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: 230071

营 销 部: (0551) 63533889

印 制: 江西省和平印务有限公司 (0791) 88330978

开本: 787×1092 1/16 印张: 17.5 字数: 320 千字

版次: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24.80 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录 CONTENTS

第一章 心死魂断,历劫万载为小徒 / 001

七万年前,她跳下断仙台,魂飞魄散。七万年后,她为昆仑山司战神君座下小徒。在师父庇佑之下,整个昆仑山鸡飞狗跳,无一安宁之日。

历劫升为小仙那天,师父为她挡下三道天雷,负伤。

第二章 蟠桃大会,桃林遇见“要死君” / 022

桃花纷飞,一白衣身长玉立的男子立于桃花树下。她随便一个纵身往下跳,将男子压于地上。

男子没好气地问:“你莫不是瞅准了才跳下来的?”

她道:“说不定是你瞅准了躺过来的。”

第三章 人间瘟疫,砒霜毒药为痴情 / 043

世人皆说,云上初是个登徒子,爱上了自己的姐姐。

他确确实实是爱上了。为了姐姐,甘愿背负一身骂名,一世纨绔。

第四章 夜半相思,桃花林里桃花醉 / 066

她依偎在师父的怀里,听师父落寞道:“弦儿,七万年了,你一直叫我师父,恐怕连师父的真名都忘记了吧。”

她抓紧了师父的衣襟,满心悸痛地念叨着:“卿华,我记得的,卿华。”

纵然一晃七万年,有些东西,早已刻入骨髓,至死难忘。

第五章 下凡捉鬼,狐妖纠缠猫妖抓 / 092

一个人下凡,厉鬼没有捉到,她倒险些成了妖精的盘中餐。狐妖对她死缠烂打,猫妖对她喊打喊杀。

东极腾起一股金灿灿的光芒,将黎明都照亮。师父刚稳定东极的东皇钟便马不停蹄地自东极赶来,从天而降,救她于危难。



第六章 隐隐桃花,不由自主心悸痛 / 114

夜里,师父抱着她的时候,被触碰的地方会隐隐作痛。她会想起她做了一个梦,梦里师父捧着她的侧颜,对着她说,等了她数不清多少个轮回。

很多,皆是不由自主。

第七章 情为何物,直叫人抱头痛哭 / 136

她与师父在人间,见了一盏白莲灯,一段人鬼情。

那一年,凤熙亲手扎了一盏白莲灯,在灯花会的时候想送给岑笑。

他的笑儿。一身白衣,安静地立于河岸。

明明一转身,就能看得见。偏生错过了许多年。

第八章 蓬莱仙岛,与师父同入仙会 / 157

大师兄下凡历劫,将师父交给她照顾。蓬莱仙会的时候,她得知她的仇家要死君乃天庭上仙司医神君。

天庭听佛时,她被司医神君逮个正着,追问起前世。幸得师父及时替她解了围。

第九章 忆起前世,她是鬼界一小妖 / 183

原来,她与司医神君有着过往前世。她爱过司医神君,司医神君却另娶他人。她有一好友叫冷染,乃鬼君的亲妹妹,死在了司医神君的仙婚之上。

跳下断仙台后,竟是师父在断仙台下捡回了她。

第十章 前世如烟,再遇天界美仙子 / 208

前世,司医神君所娶的人,乃天界第一美仙子瑶画。当时她太天真,被算计被诓骗而一无所知。

时至今日,再遇前世情敌,她已为昆仑山的弟子,再不对其处处忍让。

第十一章 阴差阳错,柔弱美仙子落水 / 233

当年,瑶画落水时,她被司医神君误会推瑶画落水。

而今,瑶画再度落水,面对司医神君,她只云淡风轻地说了一句:“是我推她下去的。”

第十二章 故伎重施,断仙台下魂烟起 / 254

她手扒着断仙台冰冷的石台,仰着脸看着瑶画唇畔带着笑,正睥睨着她,而后一根一根松开她的手指。

时隔七万年,她还是无可避免地再度陷入劫难。

是谁,黑衣长发,将她搂入怀,轻声哄着,让她别怕。





心死魂断，历劫万载为小徒

七万年前，她跳下断仙台，魂飞魄散。七万年后，她为昆仑山司战神君座下小徒。在师父庇佑之下，整个昆仑山鸡飞狗跳，无一安宁之日。

历劫升为小仙那天，师父为她挡下三道天雷，负伤。

“弥浅！你给我回来！”

她站在高高的冰冷的断仙台上，下面是看不见底的万丈深渊。青褐色的烟雾在石台下缭绕，狰狞得似要随时准备扑上来将她吞噬。

听人说，那些青褐色的烟雾是不得轮回的冤魂。此番若她从这里跳下去，是不是也将会成为其中的一缕。

她怀里，抱着一个一身血衣的女子。女子双目紧合，唇边血迹斑驳，长长的头发垂落在了石台上，如云烟一般轻轻飘摇，煞是好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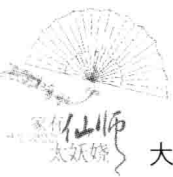
只是，那女子死了。

她无力地跪落在断仙台上，单薄的双肩瑟瑟发抖，长长的青丝散乱地落下，恰好挡住了面容。她颤抖着用手指一遍一遍地摩挲怀里女子的脸颊，任对面的人怎么呼喊都唤不回她一丝一毫的反应。

许久，断仙台上才传出压抑的低低的呜咽声。万丈深渊里，青褐色的无数冤魂顿时如惊涛骇浪般此起彼伏地应和着她。

对面的男子见状大惊，使出全身力气猛向她奔去。

她忽然仰头，泪水顺着精致的下巴滴落在断仙台上，摔成了万千冰晶。她对着偌



大的天界发出声声哀号与哭喊：“冷染啊——冷染——”

顿时一股强大的妖力自她身上喷涌而出，硬将男子生生逼退至了断仙台外。他身后，仙神齐立。

他惊恐地大喊：“弥浅，我求你，你给我回来！只要，只要你回来什么都好，我不娶妻，我与你生生厮守——”

她身体一顿，摇摇晃晃地站起来，风撩起她的发丝，撩起漫天烟尘。她冲他绝望地笑：“我将我的情托付于你，你另娶了他人。如今如花美眷在怀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。什么都好，那我的冷染呢，怎么活过来？”她看了看怀里的女子，眼泪滴在女子的眼角，渗落进发间。

他着了一身大红喜服，衣摆在烟尘里描了一幅美丽的画。他颤颤巍巍地靠近，伸出双手，道：“弥浅，我的弥浅，你回来……”

她抱着女子站在了断仙台的边缘，身子微斜。

男子嘶喊：“弥浅——不要——”

她却笑了，笑得泪落。依稀间她问：“你可曾真的在意过我？”如今她的爱去了，她的好姐妹也去了，她还剩下什么。

男子垂下手，美丽的眼里倒映的全是她的影子。他只道：“这辈子，我从未在意过别人。我能看见的，就只有一个弥浅而已！”

说罢，男子便朝她飞奔而去。他只想紧紧抓住她的手，只想紧紧拥住她。

她笑着看他向自己飞来，手指轻柔地顺着怀里女子的长发，就在男子要抓住她的一瞬间，她却歪身往断仙台下坠落而去。

最终，男子手里只握住了她的一缕发丝，夹杂着湿湿的气息。断仙台下轻幽幽地飘出一句话：“从今往后，我不再入轮回，也不再会遇上你。天上人间，神仙眷侣，你都不再与我有何干系。”

“弥浅——弥浅——弥浅——”

一缕如风的幽魂，弹了一曲葬歌。一声声撕心裂肺的呼喊，终唤不回错过的芳华流年。

我睁开眼，从榻上惊坐起来，身体虚脱无力，隐隐作痛，全身上下都汗涔涔的，有些难受。

抬手摸了摸眼角，一片冰冰凉凉的。弥浅，是谁？我刚刚梦见她跳下了万丈深渊。我听见她的悲泣，我看见她的绝望，那种难受的感觉，即使是在梦里，也太真实了。

失神间，一个温润的声音响起：“倚弦小师妹，不会被天雷劈傻了吧？”

我抬头一看，大师兄溪羽此刻正坐在榻边，瞧着我。他的眼神不如他的话来得

毒，反而很温和。

我拂了拂额头，擦去汗渍，道：“大师兄莫要拿我开心，小师妹还没有傻。”

大师兄眉头一挑，问道：“小师妹，刚刚历劫升仙，此中滋味可还享受？”

我懒洋洋地打了一个呵欠，继续躺回了榻上，道：“甚妙。”

大师兄思忖了下，道：“我看见小师妹疼哭了。”

“定是大师兄你老眼昏花了。”

身体，好累。

正如大师兄所说，我刚刚历经天劫升为小仙。这天劫，就是要生生应下四道天雷。若无力承受的，便会灰飞烟灭。

想想我随师父在昆仑山修行了整整七万年，这次天劫如若我的身体无法受得住，那我真的是无颜再见师父了。

只是眼下，我刚刚醒来，那个梦让我的心情颇有些难以平静。

大师兄没多在我面前唠叨，只是临走前几度欲言又止，最终还是没忍住，问：“此次四道天雷，小师妹切身感受到了几次？”

我闻言细细回想了一下，却怎么都想不起第一道天雷以后的任何事情。虽有些没面子，但我还是老实答道：“一次。”第一道天雷劈下来我便不省人事了。

“我就知道，不然小师妹哪还如现在这般淡定。”他又多说了一句，“小师妹，待身体好些了，就、去看看师父吧。向他问个安好也行。”

我闭上眼，缓缓应道：“晓得了，一会儿就去。”

说起我的师父，他是上天入地无人能及的三界司战神君。师父座下有十二个弟子，我排第十二，上面有十一位师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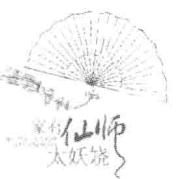
我的师兄们，个个修行独到，成果深厚而法术奥妙，早已位列仙班。他们不仅脸长得好看，一些歪门邪道更是修得博大精深。

譬如，大师兄溪羽风骚招摇，生得一颗八卦玲珑七窍心；二师兄尚珽沉默闷骚，学得一手装逼假正经；三师兄宸辕，练得一曲话唠赛群音……十一师兄沛衣，养得一条神经毒舌胜古今。

而我，说起来颇有些没面子，在昆仑山修行了七万年，至今日才修成一个小神仙。我私下忏悔了一下，大抵是我的资质不够。

在歪门邪道方面，我并未在某一方面努力钻研，而是方方面面都浅尝辄止，自然是不如十一位师兄出众。

关于我的身世，听大师兄说，我是师父七万年前不知从哪里捡回来的。那时正逢鬼界和天界大战了一场。



对于我是怎么被捡来的大师兄倒没怎么说，那场鬼界和天界的大战他说得甚为详尽。大师兄喜欢偏着跑，都是老毛病了。

还好，这七万年来我在昆仑山过得颇为滋润。师父待我十分好，我觉得自己是在众师兄们的羡慕嫉妒恨中一路摸爬滚打过来的。

这摸爬滚打多了，自然皮糙肉厚了些。这皮一糙肉一厚，偶尔做出些下流无耻的事情来也是情有可原的。

所幸的是，那种事我干得不是十分多，我很看重矜持。尤其是在师父面前，我特别讲究礼貌和节操。

放眼望去，这整个昆仑山我最最尊敬的，就是大名鼎鼎的战神师父了。

当年我年少不更事，那时还不知道师父是名震三界的司战神君。无意中听师兄们夸夸其谈的时候，才晓得了这个惊天动地的消息。

大概是七万五千年前，估计我还没出世，师父就曾带领三界和魔族大战了一场。在师兄们唾沫横飞的讲述下，我大致了解到了当时的战况是多么的激烈。

我料想，那战场定是神魔万千军士对垒，师父身披银色铠甲，英姿勃发。他手里神剑一挥，神魔交战。整个战场血肉横飞。

那一战，魔族败退。休养生息了许多年，直到现在也没敢再与神界造次。估计是被师父给打怕了。

可，师父是个战神，太不像话了。

我兀自在榻上躺了一会儿，待身体有了一些力气，方才起身换衣，去向师父问个安好。

此番历劫成功，全靠师父平日里对我悉心栽培，教导有方。

几步走到师父的卧房门前，我秉着对师父滔滔不绝的敬意，深深作了一个揖。师父待我恩重如山，不仅把我收留在昆仑山，还带我修行，简直是比我父亲还要亲。

咳，我是捡来的。

我冲里面恭敬地道：“师父，徒儿历劫已成，特来向师父问个安好。”

“进来吧。”里面传出师父懒懒的声音，像刚睡醒一样还有些无力。

我推门而入，见师父正侧躺在榻上，顿时一愣。

之所以我一直觉得师父身为战神太不像话了，就是因为师父的容貌。当初听师兄们提及时，我还以为他们是在诓骗我。师父他一个温和飘逸的神仙能做个啥战神？

我私以为，但凡战神，皆应该是战甲披身、身材壮观、眉目壮阔、长相壮烈，这样每每一出战对方必定被吓得屁滚尿流，才不会愧对于战神的名号。

可这个师父，非但没有战甲，时时刻刻都只着一件轻飘飘的黑色袍子，身材修

长，脸长得比画得还好看，轮廓分明，眉目之间暗含一股风情。

我觉得，男神仙长得太好看也不是一件特别优美的事情，昆仑山上一千师兄们的容貌已属妖人，可师父一出，必属人妖。

曾经一度，我因为师父是战神这件事忧思连连，一蹶不振好些日子。师父颠覆了我一直以来对战神的滔滔幻想，以一副斯文颇有些小白脸意味的模样出现在我面前。我一时是有些难以接受。

现在看来，时日虽过去了那么多年，师父的容颜未变，而我却对师父愈加尊敬了起来。师父能以那样一副柔弱的模样当上司战神君，委实是不容易。

这样想着，我就更加恭敬地弯身行了个大礼，道：“师父，徒儿来看您了。”

师父离了榻，走得近了些，问：“弦儿此番历劫，身体可还受得住？”

我微微抬头，恰好看见师父微微扬起的嘴角，遂忙低下头，答道：“回师父，徒儿甚好。”

师父待我很体贴，虽然他看起来如此年轻，把他想象成我父亲委实有点扭捏难为情，但我却是对他无比尊崇的。我觉得与师父说话眼神停留在他嘴巴以下就行了，再往上就不好了。

师父沉吟了一会儿，似叹息一般，与我道：“如此便好。弦儿刚受了天雷，身体还没痊愈，就赶紧回去歇着吧。”

我赶紧再鞠躬，作揖道：“是，师父，徒儿先回去了。”

师父那声叹息若有若无，缠绕在我的心尖，挥散不去。我安静地退出师父的卧房，随手掩上房门前，再稍稍望了里面一眼。

这一望，我却看见师父步子踉跄，身体微颤着往一边倒去！如轻飘飘的纸一般好不脆弱！

“师父？！”我忙又推开门，快步冲进去，心里揪得紧。刚刚还好好的，师父这是怎么了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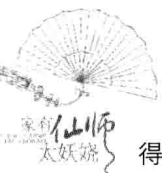
现下我哪里还顾得上师徒礼节，直接上前去托住师父的一只胳膊，扶住了师父。若不是我动作快，他下一刻就会直接倒在地上。

先前一直未看师父的脸，这么靠近了一看，竟一点血色都找不到，惨白得很。

我慌乱得六神无主，一手扶着师父一手胡乱地在他背上顺拍，急道：“醒醒，师父醒醒！师父哪里不舒服，到底怎么了？”

师父浅浅一笑，道：“为师还未睡过去。”

淡淡的阴影下，师父精致的轮廓上那美丽非凡的侧脸和下巴就在我头上方，离



得很近。七万年来，我从未见师父这般虚弱过。

我望着他一时迷蒙了双眼，十分酸涩。不知道怎么说，仿佛堆积了七万年的对师父的崇敬之情一下子全部涌了出来，我不愿看见师父受到一丝一毫的损伤，搅得我连着身体都隐隐作痛。

我伸手揉了揉眼睛，指上竟一片水渍，遂声音低哑道：“师父莫要吓徒儿，莫要吓我。”

师父身体一愣，随即一只手绕过我的肩膀，轻轻抹了抹我的眼角，喃喃道：“弦儿哭了。”他微微侧过头来，半低着眼帘正对着我，嘴角轻轻浅浅地弯起，又道：“弦儿将师父扶到榻上再哭。”

说罢，师父整个身体都往我靠来，顿时一股清淡的桃花香侵入我的鼻息。我措手不及，只得慌乱地搂着师父步履不稳地往榻边走去。

师父躺在榻上，我蹲在榻边，眼巴巴地问：“师父，快告诉徒儿哪里不舒服。”

师父却戏谑道：“见到徒弟哭得稀里哗啦的，为师哪还好得起来。”

我忙擦擦脸，道：“师父放心，徒儿不哭你就好得起来？”

师父点点头，温和地说道：“嗯，确实已经好多了。可能是昨夜没有歇好，身体有些乏，所以刚刚才没站稳，弦儿不要担心。”

原来身为三界无敌的战神，身体也有如此脆弱不堪的时候，只是一晚没歇好就连站也站不稳。一时我心里十分不是滋味，我一直以为师父是铜身铁骨风雨不侵的。

虽然师父话是这么说，但我还是注意到师父的脸色没多少好转，仍旧是苍白得紧。我犹豫了下，挣扎了下，还是没能忍得住将手放上了师父的额头。

我知道此刻我这么做是大不敬，一点都不把师父的威严放在眼里。

但我无法眼睁睁地放任师父不管，他说好多了就好多了，看他脸色就知道他是在宽慰我这个徒弟。

我对师父的冒犯，师父要责我要罚我也得等他好了起来再说。

眼下我手触碰到师父的额头，我感觉到师父的身体微微怔了怔，而我亦是吓得不轻。

我惊慌道：“师父，你怎么这般凉！”我忙将师父榻上的薄被拉过来给师父盖上。

师父稍稍瞪着双目，不说话。

我一看顿时又慌了，忙摇摇他，道：“师父，师父，别吓我！”

师父被我摇回了神儿，竟轻笑出声，道：“以往弦儿规矩得很，今日怎么如此大胆。”

要说起我以往，那岂止是一个“规矩”二字能说得清的。在师父面前，一举一动我

都尤为注意，生怕让师父有丁点的不顺心。

可今日，大胆就大胆吧，我也是没有别的法子，一见师父不好我就乱了分寸。

于是我跪在师父榻前作了一个揖，道：“师父，徒儿今日以下犯上，只要师父能好起来怎么责罚徒儿都行。徒儿现在就找药去。”

说罢我也不管师父叫不叫我来就自个爬起来出了师父的卧房。

临关门时，我看见师父安然地闭着眼，脸色不佳嘴角却还挂着笑，委实戳心得很。

刚刚飞升历劫完，师父就出毛病了，我喜变成愁。飞升历劫为仙不成，还可以重头再修炼，但师父却只有一个，养了我七万年。

我出了师父的房间便捏诀往昆仑山陡峭的崖壁飞去。

那里仙草甚多，我虽不懂药理，但自以为仙草都是有利无害的，先抓一把回来熬了。

师父刚刚那站不稳的样子，说是没歇好，我却料想大抵是师父年岁大了，身子不行骨头也有些松散。

说不定是在师父年轻时大战落下了病根。

我怀揣着种种疑问，去采了仙草又跑回来煮。

大半天，整个昆仑山都飘散着一股怪怪的草药味。

这不，我面前的锅里还扑腾着呢，白烟滚滚味道浓烈得很。很快这味道便将平日里藏得最深的毒舌师兄沛衣给呛出来了。

沛衣师兄排行第十一，性格沉稳得很，嘴巴也生得毒辣，平日里就属他与我掐得最厉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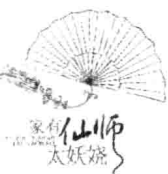
眼下他青着脸，捂着鼻子走进来，嫌弃地盯着我道：“小师妹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，莫不是在熬毒药？”

我不跟他一般见识，道：“你不懂我不怪你，这是仙草，专门给师父驱寒壮骨用的。”

沛衣师兄渐渐眯起眼睛，不快道：“驱寒壮骨？小师妹你没被天雷劈糊涂么，师父他乃三界司战神君，一介上古神族后裔上神，需要驱寒壮骨？”

话是这么说，但想起师父那般憔悴的样子，我一点都不敢懈怠，忙将药汁装进碗里，道：“师兄说得有理，可能是师父最近真没歇好，身子有些弱，那这药就给师父补身子。”

我猜想，这是仙草煮的药，应该啥都可以治。腰酸背痛心力交瘁失心疯羊角风抽风什么的，统统不在话下，更别说治治师父的劳累身虚了。



哪知还不待我走两步，沛衣师兄就抬手摁住了我的手碗。

我有些不满，道：“师兄这是何意？”

沛衣师兄低声问：“小师妹是真不知道师父如何了还是假不知道？”看得出来，沛衣师兄对我也很有意见。

但这个中缘由，我却是有有点云里雾里。平日与他对招，即使他发怒也不如今日这般阴沉和严肃，倒像是我真的犯了大错一般。

沛衣师兄这句话，问到我心坎里了。

我敛下心神，问：“师父到底如何，是原本我应该知道的？”

沛衣师兄脸色更加不好，道：“你竟忘了？那日你受四道天雷时，师父他……”

“十一师弟——”

沛衣师兄话只说了一半，忽然大师兄现身进屋，唤了声沛衣师弟。

我倒是急得很，忙接着问：“后来呢，师父怎么了？”

沛衣师兄看了看大师兄，百转千回地哼了一声，甩甩衣袖道：“你自己问大师兄吧！”他大步走了出去。

沛衣师兄刚刚一走，大师兄便过来了。

他瞅瞅锅里，又瞅瞅碗里，叹了一口气：“神仙生个病就是麻烦！”

我刚想问什么来着，被他这么一堵，给打乱了。

大师兄看着我又道：“我来时师父还在问，怎么煮个药要这么久？原来是在说小师妹啊。”

我心里一抖，忙问：“师父醒了？！”

大师兄道：“都等好久了。”

我端着碗就往外跑去，道了声：“那我送药去了。”

这可是仙药，耽误不得，包师父一喝立马药到病除。

我去了师父的卧房没见到师父，又跑到师父的书房，这才看见师父正坐在书桌前手里拿着一本书，看起来十分闲适。

师父的脸色好了许多。

我进去将碗搁在师父的书桌上，道：“师父，这是仙药。”

师父从书里抬起头来，看了看那只碗，又看了看我，嘴角轻轻抽了一下。

大抵师父是害怕喝药。我安慰道：“师父莫怕，这是徒儿采仙草煮的，新鲜得很，有病治病，无病强身。”

师父愣了半晌，笑道：“弦儿有心，为师已经好了。”

我将碗往他边上挪了挪，看着碗里黑色的药汁道：“师父，这闻起来虽有些怪，但

徒儿尝过了，十分可口。师父喝下吧。”

大抵仙药都是可口的，尝没尝过都一样。我这么说也是想宽慰宽慰师父，让他敞开心胸放心大胆地喝。

师父挑起眉梢看了我一眼，随即淡笑着拎起碗沿就将仙药给喂进了嘴里。

见师父全部喝光了，我才松下气来，安安心心在师父的书桌边跪下。

师父幽幽道：“弦儿，起来。”

眼见师父好了起来，自然是该责罚我了。我对师父一番以下冒上，不被师父乱棍打死已属幸运。

我道：“徒儿行为不端，不敢起来。”

师父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弦儿担心为师，情急之中做出大胆行为来，也在情理之中，为师不与弦儿计较。”

师父叹的那口气倒像是钻进了我的心口一般，郁结得很。怎么师父才好就又开始叹了口气了，我听着就觉得幽怨。

只听师父又道：“明日开始，为师将会闭关数日。为师不在，弦儿与师兄们也要好好修习，不得偷懒。若是为师出关，知晓弦儿犯下错了，那便连着这次的一起罚。”

师父要闭关了？我心下一沉，上次师父闭关是什么时候来着？大概是八千年前吧。

我忙作了个揖道：“师父放心闭关，徒儿一定好好管束自己，勤加修炼。”

“那弦儿还不快起来。”

“是，师父。”我爬起来，颇有些劫后重生的感觉。

还记得八千年前师父闭关那一次，昆仑山被众师兄与我一起打理，掐架得差点天翻地覆了去。倒还真真有点怀念那如儿时一般童真的感觉了。

果然第二天，师父就闭关去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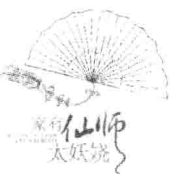
眼下师父的身体已好不用我操心，我觉得心胸一下子就开阔起来了，开始渐渐体会到刚刚升为小神仙的愉悦。

然我还是保守的，很矜持很美丽。

纵然是现在本神仙已位列仙班，看待任何事物都生出一种俯览众生、心临其境的顿悟感，万事十分圆满，但这也未能让本神仙得意忘形。

我依旧是在众师兄的眼皮底下摸爬滚打，越挫越勇。

师父闭关后，难得有一次，众师兄们有闲情都来祝贺我修成正果。更难得的是，十一师兄沛衣也来了。



从大师兄一直到十师兄，说话都十分动听，我很受用。可轮到十一师兄时，我就不大高兴了。

十一师兄沛衣的毒舌在昆仑山向来是出类拔萃的，他用犀利无比的眼神看着我，看了半晌他才道：“小师妹七万年才只能修得一个小仙，那要修成上神，不知七十万年够不够。可喜可贺，可喜可贺。”

当时，笑得最欢的，莫过于大师兄了。

沛衣师兄让我觉得很没面子，但越是在这种时候，我越要注意修养。于是我深呼吸了好几回，方能淡定地回了他一句：“沛衣，粪球。”

当下沛衣师兄的脸色变得相当有神韵，还真真与粪球二字相得益彰。

继这以后，大师兄也因嘲笑我遭了报应，被闪电劈了。

有段时间，这昆仑山的天气是不太好的，电闪雷鸣，稀里哗啦的。

大师兄坐在屋檐下，遥看着远方，大抵是在很深沉地思考人生。

我坐在他旁边，跟着遥望远方，甚是忧伤。一遇上雨天，我腿就有点抽，平时溜达惯了，一下闲不下来。

好巧不巧，彼时我看见天幕上三三两两美丽的闪电并驾齐驱而来，恰逢我腿又抽了一下，不小心踹上了大师兄的屁股。

这一踹，大师兄蹲雨里去了。

当大师兄从呆傻中回过神来时，头顶响起了唰唰唰的闪电声，煞是动听。

闪电让大师兄绽开成了一朵奇葩，一朵冒着黑烟的奇葩。

见大师兄不明所以地瞪着我，我正了正声，慢悠悠地念道：“大师兄上天入地惊艳绝伦，举世无双。”

大师兄生性风骚招摇，听了当然很受用，迷茫的眼神继而变得柔情蜜意。他风情万种地挑了挑乌漆抹黑的嘴角，冲我笑：“小师妹，你是明白人。”

大抵他未来得及细想，为何会突然到了雨里。既然我是明白人，自不会说。

没多久，天就放晴了。我又去找大师兄闲磕牙。

放眼整个昆仑山，我不论是出门游荡还是买卖八卦，都喜欢找大师兄。

这都是大师兄的生性所致，谁说点好听的他就最没招架力，刚好我又最喜欢说点好听的。

因此我觉得大师兄是十一位师兄中最好哄骗的。但大师兄比我大个一两万年，说我哄骗他着实有点没修养，我一直理解为那是大师兄大人有大量不跟我计较。

我去到大师兄的卧房时，见他正坐在卧房前的门槛上，手里拿着照妖镜对着照，罢了还满意地咧嘴，露出一排相当洁白的牙齿。

只听大师兄啧啧叹道：“我怎么如此俊逸。”

当下，我拨下欢快翻上去的眼皮，在他旁边坐了下来。我指了指大师兄手里的照妖镜，附和两声道：“这照妖镜攥在大师兄手里，真是美丽又实用。”

我心下暗叹，还好大师兄是神仙，若是妖怪的话，这照妖镜一照他定是笑不出来了，里面指不定有多么惨不忍睹。

大师兄沉吟了下，才幽幽道：“小师妹你说的是事实。”

对于这事实我未去深究，而是深沉地抬眼望了望远方苍翠的群山，道：“大师兄你看今日天气真好。”

大师兄亦跟着看向远山点头：“天气着实好。”

“如此美丽的天气闲着光照镜子可惜了。你我如今已同为仙友，不如趁着这好天气……”

大师兄对着镜子边剔牙边接话道：“不妨去干点神仙应该干的事情。”

我思忖了下，这神仙应该干的事情有哪些，遂与大师兄道：“比如普度众生，这普度众生……”

剔完牙大师兄再龇了一下牙，道：“自然是要去人间。”

我又道：“师父现如今正闭关……”上次师父闭关花了一两年，这次我料想也定是不短。

大师兄收起照妖镜，如壮士一般颇有气魄道：“择日不如撞日，今天便去。”

我扭头，甚为惊喜地看着大师兄，道：“大师兄果然菩萨心肠。”他脑子开化了，不容易啊。

后来，我与大师兄捏了一个诀，腾上一朵祥云，便飘摇而去。话说这人间，我从未去过也老想着去，现在终于有机会了。

然而，没想到我与大师兄人间一行回来后，正好碰上师父出关，背极了。

真要说起我们的人间经历，亦是十分坎坷。

我与大师兄皆是第一次去到人间，就做了些颇没面子的事情。用大师兄的话来说，当年大师兄就是第一次去天界也没有这般惊慌失措过。

人间新鲜得很，尤其是有一个叫钱的东西，长得不怎么好看，但凡人都喜欢得紧。

我与大师兄正是因为吃了凡人五蒸笼包子，被掌柜拖住非要我们拿钱，我们不知钱为何物，遂老实告诉掌柜说没有，结果被掌柜当成土匪。

凡人容易冲动，这点十分不好。掌柜带着一大群人追着我与大师兄跑，像是要揍我们的样子。真是毫无风度可言。



我虽跑得不快，但比大师兄要快。

想着大师兄会被逮到一顿胖揍，揍得面目全非惨不忍睹，我就十分不忍心。毕竟大师兄很爱惜他的面子。

一不忍心，我就跑得更快了些。

后来我们总算知道了钱为何物。一时大师兄竟捏诀变出许多钱来，兴冲冲地在街上大派送。

大师兄说，我们都是神仙，自然不能与凡人一般计较，凡是能扶助的都应当扶助一把。大师兄这话说得颇有仙家风范，作为也十分大方得体。

整条街上，因为大师兄，都喜气洋洋，和乐得很。

但同时我又捏了一把冷汗，心想还好我没有加入到大师兄的行列去。因为不久之后，来了一队官方人马，说大师兄扰乱市场秩序，将大师兄给抓了。

这一抓，大师兄就蹲牢里去了，还吃了好些天牢饭。

其实大师兄完全可以使仙法从牢里逃出来，但我却觉得万一大师兄使了仙法伤了凡人，抑或是乱了这凡间气数，那是万万不可的。

大师兄是个明事理的神仙，听了自然也觉得很有道理，于是便在牢里安心心地住了下来。

大师兄在牢里过得安心心，我在外面过得自然也十分舒畅。

我去茶馆里听书，凡人将故事说得很精彩。我还吃到了人间的桃花糕，着实美味。后来闲得慌，我便自个去书市弄些话本来瞧，还顺带给师父挑了两幅画收起来。

没有大师兄看着，我独自胡混了好些日子。

待我正打算去牢里探望他时，他却出来了。看他容光焕发的样子，我料想这人间的牢饭应该还不算差。

后来我与大师兄掂量了一下，觉得神仙下凡本就是图个领悟，如今我们已然深刻领悟了这世态，自然该满足而归。

我与大师兄刚刚回到昆仑山就被二师兄尚瑱给逮了个正着。

看得出来二师兄是特意来逮我们的。

这让我心里不大舒服，回自个家还要被抓。但转念一想，一回家就有人上前迎接，就像话本里的皇帝一回寝宫必会有个太监出来伺候一样，说不出的有面子。

一将二师兄当成是伺候我的太监，我心情又渐渐美丽起来了。

此时二师兄对我道：“师父出关了，在书房等了小师妹许久。”

师父他老人家定是知晓我下凡间了，不然何故需劳得二师兄专门在这里候着。